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儒风汉韵流海内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

◎刘扬忠 蒋寅主编 ◎刘扬忠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儒风汉韵流海内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

◎刘扬忠 蒋寅主编 ◎刘扬忠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风汉韵流海内：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刘扬忠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12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刘扬忠，蒋寅主编)

ISBN 978-7-5434-9853-2

I. ①儒…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
—研究—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197号

丛书名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丛书主编 刘扬忠 蒋寅

书 名 儒风汉韵流海内：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

作 者 刘扬忠

策 划 张晨光 王书华

责任编辑 姬璐璐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9853-2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绪论：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001

第一节 民族精神、民族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001

第二节 正确诠释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003

上 编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 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

001

第一章 北宋文学中所表现的汉民族忧患意识/009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民族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
原因/009

第二节 北宋前期：燕云未复和契丹的侵凌导致民族忧患意识的
产生/011

第三节 北宋中期：西夏的立国和侵扰加剧了宋人的忧患感与生
存焦虑感/017

第四节 北宋晚期：党争与社会腐败环境中民族忧患意识的变异
和发展/025

第二章 南宋文学中所表现的更为浓烈的汉民族忧患意识/033

- 第一节 可耻的丧权辱国，惨重的民族灾难/034
第二节 南宋前期：“靖康之难”激起炽烈爱国情感与民族忧患意识/042
第三节 南宋中期：爱国主义与民族忧患意识的持续高涨/054
第四节 南宋晚期至宋廷海上覆亡：全国军民爱国热情的最后一次闪光/061
- 第三章 辽朝“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辽宋诗文中的反映/069**
- 第一节 辽朝“汉化”问题的提出/069
第二节 辽代前期（太祖至景宗五朝）：对“华风”的向慕和初步接受/070
第三节 辽代中期（圣宗、兴宗二朝）：从高度认同中原文化到以华夏正统自居/076
第四节 辽代后期（道宗、天祚帝二朝）：华夏正统观与“中国”意识的持续发展/080
- 第五节 宋人使辽诗和耶律楚材咏辽事诗中所反映的辽境华夏风/086
- 第四章 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097**
- 第一节 引言：问题的由来/097
第二节 熙宗、海陵王二朝：汉化的背景和政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098
第三节 世宗、章宗二朝：汉化完成，文治成功，华夏正统意识随之高涨/104
第四节 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亡国危机使华夏正统意识空前强化/110

第五章 万里羌人尽汉歌：西夏文学与西夏人的华儒情怀/116

第一节 西夏王朝统治区域本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117

第二节 西夏境内各民族包括党项羌族的华儒情怀/119

第三节 西夏汉文文学/123

第四节 西夏文文学/127

下 编**宋金精英人物对华夏
民族精神建构的长远影响****第六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

淹/133

第一节 范仲淹：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首倡者/133

第二节 范仲淹及其思想在宋代的影响与被接受/135

第三节 范仲淹及其思想在元明清及近现代的影响与被接受/138

第七章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苏轼/142

第一节 两宋之交苏轼在社会上与文化界影响的巨大变化/142

第二节 苏轼与南宋文学/146

第三节 苏轼与元、明、清三代/149

第四节 苏轼与现代中国/155

第八章 南宋第一位民族英雄岳飞/159

第一节 岳飞在南宋中后期的崇高威望与精神鼓舞作用/159

第二节 元朝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对岳飞的一致推崇/167

第三节 明清两代岳飞的影响持续不衰/179

第四节 岳飞爱国精神对现代中国重大影响/191

第九章	“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爱国诗人陆游	/198
第一节	陆游及其诗词从南宋至现代影响和被接受的大致状况	/198
第二节	陆游对抗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的惊人影响	/206
第三节	陆游对毛泽东及中共第一代革命家们巨大影响	/211
第四节	陆游对新中国的持续而普遍的影响	/214
第十章	稼轩词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接受、影响和经典化情况的考察	/216
第一节	八百年影响和被接受的大致状况	/216
第二节	稼轩词对清末民初社会精英及后来的国民党抗日军人的影响	/220
第三节	稼轩词对建立和领导新中国的中共高层人士的影响	/223
第四节	稼轩词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	/225
第十一章	从执着的故国家山之思向宏通的大中华观念提升	/228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就萌生的华夏正统观念与“中国”意识	/228
第二节	金亡之后元好问华夏正统观与“中国”意识的坚持与变化	/234
第三节	元好问的华夏正统观与“中国”意识远较同时代人开放宏达	/237
第四节	元好问对辛稼轩其人其词的接受和学习	/241

绪论：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

第一节 民族精神、民族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自周秦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经不断地、深深地融入到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在当代，民族精神更成了中华大家庭里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贫穷走向富裕，靠的也是这样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是要靠这样的精神。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本书选取两宋辽金西夏这一中华古代历史的特殊时期为个案，来论证古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因此在绪论中首先说一说本书所使用的几个重要概念。

在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谈及民众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注、焦虑意识，过去一般使用爱国主义一词。但本卷所论述的是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爱国主义，而用今天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来看，宋、辽、西夏、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避免与近代鸦片

战争以后全国各民族都以中华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和姿态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爱国思想相混淆，故在有关南北宋的章节中多半改用“忧患意识”一词。忧患意识本来包括忧世与忧生两种情况，但具体到本书所要论述的宋代，我使用这个词语时主要指的是忧世与忧国。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宋朝人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与宋朝特殊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

为让读者了解本书所论述的忧患意识是怎么回事，这里先分阶段简略介绍一下北宋的忧患意识。

北宋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可分为北宋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来认识。

北宋前期（960—1022），是北宋汉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阶段。宋朝建立伊始，士大夫就有民族生存的焦虑之感。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原领地燕云十六州尚在契丹统治之下，而且契丹还以燕云十六州为根据地经常发兵南侵。宋朝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

而宋王朝在与契丹的交战中，除澶渊之战小胜外，其他战争都是大败。这使得汉民族感到非常屈辱，加重了士大夫的屈辱感和焦虑感。文学是心灵的反映，有了这样的心灵创伤，那么必然也会在文学中有所反映。本书第一章将以王禹偁、路振二人为例来说明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

路振出使过契丹，他本人亦曾率部抗击过契丹的侵扰。所以他的作品中关于汉民族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

而王禹偁一生都在朝中或地方任职，其职责与边事无关。在朝中也没有参与过军国大事的讨论、策划等。但他以书生的身份问政议政，与路振相比，属于另一类型。王禹偁以边事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像《对雪》这样的抒情诗，本来与边事无关，但此诗写到中间部分，作者笔锋一转，感叹自己无法献出“安边议”。可见这种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随时能够在作品中有所表现，有所流露。

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北宋时各王朝之间互为敌“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竞争态势有所缓解，但是此时西夏又开始崛起。西夏党项羌族在兴起过程中，不断侵扰宋王朝，且在宋仁宗时建国称帝。宋朝不仅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

且西北地区又陷入西夏之手。汉民族的存亡危机更加严重。宋人且屡战屡败，只好以财物换取暂时的安宁。这对当时士大夫的影响非常深刻。北宋这一时期士大夫群体的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第一，与北宋初期相比，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观念开始形成。石介、欧阳修等人有关华夷之辨、正统观念的理论文章很多。第二，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杀敌立功的意愿，或忧患意识。如自称是坐在“安乐窝”中的邵雍在其《伊川击壤集》中居然也有表达忧患意识的作品。第三，借古讽今。由王安石发起，很多文人附和的吟咏王昭君的系列作品多达一百四十六篇，为此前两倍多。实际上是借此批评朝廷对西夏的妥协行为。

北宋晚期（哲宗、徽宗、钦宗三朝）。这时宋朝内部关系及其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金朝兴起，宋朝内部党争激烈，文人士大夫大多不问国事而全身避祸。文学主题由忧患天下转向忧患人生。但仍有少数作家虽饱受党争打击，仍然不改初衷，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达民族忧患意识，如张耒、贺铸、苏过等。

而到南宋，汉民族由于受到女真贵族军事集团极为野蛮残忍的侵略和杀戮，整个国家只剩下了江南半壁江山，因此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爱国主义既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概念，笔者将在下一节阐述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

第二节 正确诠释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

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那时有学者提出，爱国主义是19世纪中期我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后才产生的，而在此之前并没有“外敌”侵略，只有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打架”，并不构成爱国主义。此论出来以后，学界有过讨论和争鸣，但迄今未达成共识。

其实，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对于爱国主义早就做过正确的论述。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并在有关著作中论证了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而早在毛泽东之前，列宁就论述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准此，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就并不只是指西方列强入侵以后一

百年来来的爱国感情，而是指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产生、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热烈、久远和深厚的感情。“爱国”这个概念，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产生。《战国策》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样的话。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爱国情感，则是从《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就开始了。《诗经》中的“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等叙写，就表达了先秦时代的战士参军卫国的感情。当然，“祖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和古人所指称的“中国”也不能完全等同。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但其前后相连、古今相通的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今天的十三亿中国人和几千万海外华人华侨对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族一家的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正是以先秦部族、诸侯国时代的爱国爱乡之情为起点、为基础，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辽金、元、明、清各代，逐步累积、发展和巩固起来的。诚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神州大地上的民族斗争多半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但其中的确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投降与抵抗、爱国与卖国等重大问题。这是几千年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不能因为历史上曾与华夏民族争斗过的某些民族后来融入了“中国”，就抹杀这些基本事实，否则，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便无从谈起。中华民族悠久而牢固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未因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统治疆域和民族构成的局部改变而中断，它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增加了新的内容、呈现出新的特点而已。比如，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爱国主义，便主要是继承了古代的爱国主义，但增添了新的历史内容，这就是：此时民族矛盾中的“民族”，已具有了近代意义，即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从古至今，爱国作家代不乏人，爱国作品也可以说是代有篇章，是一脉相承且不断深化的。

这里仅以宋辽金文学里的爱国主义书写为例，来说明几个有关问题。

第一，重新诠释古代爱国主义，首要的一点便是要褒扬古代作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复兴的思想和抱负。以宋辽金时期为例，那时宋朝先是遭到辽朝的压迫和侵扰，后是遭到金朝的更为凶狠的进攻和侵占，终至失去北方半壁江山，造成祖国南北分裂。宋代爱国文学家们于是在自己抗敌御侮

的抒情叙事作品里充分地表达了反对分裂、主张北伐中原重新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和理想。岳飞立志“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咏唱是中华儿女尽人皆知的。陆游一辈子写诗的中心主题都是呼吁北伐中原、实现国家统一，直至他以八十六岁高龄饮恨辞世时，吟唱的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悲壮调子。辛弃疾二十二岁时就聚众抗金，中年后事业无成、罢官闲居时，日日夜夜感叹的是“南共北，正分裂”的可悲局面，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要“整顿乾坤”、“了却君王天下事”（按：指北伐中原实现国家统一）。虽然时过境迁，这些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所斥责的那个“敌国”早已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但他们的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情感和理想却留在了历朝历代爱国志士的集体记忆里，不但鼓舞了古人，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推进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二，重新诠释古代爱国主义，还要高度肯定和充分估价古代志士仁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宽广胸怀和时时关怀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进亦忧，退亦忧”的民族忧患意识。爱国主义是一个包含着多层次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境界的价值系统。以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文学为例，过去人们热衷于鉴赏分析的，是那些直接抒写抗敌御侮思想感情的诗词作品，其实另一种表达高层次思想境界的作品理应引起当代中国人的更多重视和借鉴。比如，身处宋仁宗朝“太平盛世”的范仲淹，在文学作品里表现的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高远情思，抒写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胸怀。范仲淹的这两句名言，早已为全体中华爱国者所认同，并成了宋以后各个时代爱国政治家的座右铭。南宋时被迫蛰居浙东草野的陆游，除了抒写上阵杀敌报国的愿望之外，还有“位卑未敢忘忧国”和“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的吟唱。陆游的这些著名诗句，直至今日还为新中国广大的读者所称道和引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里提醒当代中国政治家们要保持“忧患意识”，从宋代志士仁人的这些充满忧患意识的文学书写里，我们难道不会受到启迪和得到借鉴吗？

第三，重新诠释古代爱国主义，尤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之进行全面认识和分析。古代爱国主义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要求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

代性。”这是我们在新时代重新诠释古代爱国主义的指导方针。以两宋辽金西夏时期为例，宋人的爱国作品里确乎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精华部分已如上述；糟粕部分则主要是两点，一是浓厚的忠君思想，二是所谓“严‘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情绪。我们今天来评赏这些作家的有关作品时，应该实事求是地作两点论。比如，对岳飞、辛弃疾的词和陆游的诗，我们就应该既充分肯定其可贵的爱国情怀，又要恰当地指出其历史局限性。

第四，我们在诠释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还应充分注意：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其实并非汉民族所独创和独有，而是由民族大家庭的众多成员共同建构的。古代中华境内各民族虽然有过几次大的分裂和争斗，但总的的趋势是团结和统一。即使在分裂和争斗时期，兄弟民族在入主中原后也都认同华夏文明，分歧之处只在于对峙的双方由谁来重新统一中国。辽、金、元的大量文学作品就表明，汉民族之外的许多民族都参与了中华民族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的建构。本书相关章节将会阐述这个问题。比如，本书的下文中要对金末鲜卑族文学家元好问做个案分析，对元好问的爱国诗词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对他顺应历史趋势，以保存华夏文明为己任的行为和创作给予充分肯定。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这个薄弱环节在今后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应该得到加强。

最后，再对本书的有关写作过程做一交代。本书绝大部分章节都是我本人经过长时间的独立研究和构思完成的，唯独第五章《万里羌人尽汉歌：西夏文学与西夏人的华儒情怀》是我与吉林大学王昊教授合作完成的。合作的原因是，当时我手头有关西夏文化与文学的资料很少，难于马上动笔，而王昊教授是个有心人，他长期搜集、掌握了大量的西夏资料，于是我与他商量，由我们共同拟出一个写作提纲，然后他依据手头的资料起草初稿，我们二人一起修改定稿。所以，这一章的著作权应该是我们二人共有。但由于我们这套书各卷的署名都有统一格式，没法在封面和版权页出现王昊教授的名字。所以由笔者本人在此说明这个问题，并向王昊教授致意、致谢！

上 编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 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民族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王朝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其统治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辉煌，尤其在文化建设上可谓超迈汉、唐，登峰造极；但这个政权在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当时称为“夷狄”）的交往中却极端地软弱无力，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呆老大”，这就使得整个华夏国家不间断地遭受当时北方和西北强邻（辽、西夏、金、蒙古）的侵略与欺凌，外患几乎与三百多年的国运相始终。以故宋人的民族忧患意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强烈和久长，并经常反映到作为“时代风雨表”的宋代文学作品里。钱锺书先生曾经概括地描述宋代文学中的这一特殊现象道：

宋代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割据纷争，恰像宋人认为有象征意义的宋太祖赵匡胤《咏初日》诗所说：“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可是统一的范围缩小了，石晋割让出去的河北和山西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仍然属于辽国。汉、唐开国都扩大了前朝所统治的疆土，而宋对汉唐故地并不能全部恢复，没有“四方之志”（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白沟》诗），宋代的“兴朝气象”就大大地相形见绌，宋人的内心里都抱着遗憾。这仿佛是先天带来的缺陷，所以宋人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差不多跟赵宋王朝同时出现，例如路振的《伐棘篇》（《宋文鉴》卷一三）。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师失地证明宋对辽、西夏、金的侵略是无力抵抗的。宋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也就愈变愈卑

逊，从“奉之如骄子”进而为“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杨有仁编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宋代文学里所表现的爱国忧国情结也愈来愈沉痛、激切。靖康之变以后，悲愤的声音几乎成为南宋一百五十年的诗歌的基调。这是汉、唐文学里所没有的现象。^①

这就是说，赵宋王朝“先天”的国土缺陷和后天所遭受的种种民族灾难——亦即民族自卫战争的屡战屡败，强邻的不断欺凌，外患的愈演愈烈，等等，乃是导致宋人“爱国忧国情结”分外浓烈和宋代文学里“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远远多于它之前的各朝各代的最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关于宋代文学里的“爱国忧国情结”的发展演变过程，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里还有这样一段十分简洁而形象化的描述：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杜甫杜鹃诗！”^②

钱先生的这两段带有经典意义的论述，说明了宋代文学里的“爱国忧国情结”所从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并点明了这种思想情绪是从北宋到南宋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宋代文学》第一章“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此章为钱锺书先生所撰。

^②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